

1921-2001

走进历史深处

ZOUJIN
LISHISHENCHU

1921-2001
走进历史深处
ZOUJIN
LISHISHENCHU

本书编委会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进历史深处/《走进历史深处》编委会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5321-2251-4

I.走… II.走… III.中国共产党-党史-纪念文集 IV.D2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9770 号

特约编辑:姚克明

责任编辑:徐如麒

封面设计:官超

走进历史深处

本书编委会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625 插页 2 字数 234,000

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1-2251-4/I·1805 定价:19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9671164

目 录

山村传圣火

——陈望道和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译本的

诞生 俞天白 1

追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叶永烈 18

“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”

——中央文库的故事 陆幸生 35

只会远去,不会遗忘

——寻踪上海大学 王晓玉 刘 英 46

历史的表情

——周公馆纪事 赵丽宏 60

信仰的舞蹈

——多伦路上追寻左联的足迹 王周生 79

有所中学的名字叫麦伦 孙文昌 103

南昌路48号 朱金晨 118

张闻天四回上海 钱勤发 133

毛泽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吴基民 151

此心可对天

——刘晓二三事 仇学宝 165

不能忘记的过去

——记王尧山夫妇 竹 林 177

反日大罢工中的周林 叶 辛 188

小楼昨夜风雨声

——记陈修良和她的母亲 章慧敏 212

抗战时期的王元化 朱大建 翁思再 226

美丽人生

——记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几位

女兵 王小鹰 242

人生的转折

——记几位“七大”代表 惜 珍 孟 侯 259

陈鹤琴和他的儿女们 张重光 277

忠诚

——记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共产党员 曹 阳 295

天亮以前

——华通电机机器厂的地下斗争 周嘉俊 311

山村传圣火

——陈望道和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译本的诞生

俞天白

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，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，天气还相当冷，勤劳质朴的山民，都还穿着油光光的一冬未经洗涤的老布棉衣，围着叫做两开裙的青布作裙，戴着毡帽，拎着火笼，聚在向阳的地方聊着一代又一代重复得老掉牙的话题，或者开着鄙俗不堪却能带来开心的玩笑，显得那样平淡，闭塞，沉闷，空漠而又无奈。几代人眼里，唯一的变化就是脑后的辫子成了稀有品种，年轻人剃的是光头，中年人是剪了辫子，却留下了后半只脑壳上的一络，女人似的梳到后颈，随着脑袋的转动，刷拉刷拉地扫着短衫长袍上的领口；年纪大一点的，却仍将这条猪尾巴当作宝物，愤愤地慨叹一代不如一代。当晚霞在西山梁上一消失，村庄里便由沉沉的夜色主宰了一切，死寂地只听见偶尔的狗吠，山上猫头鹰的啼叫，还有黄鼠狼、獾猪在山林衰草枯叶间奔跑时发出的沙沙声。

从莽莽苍苍的括苍山脉蜿蜒而来的伏龙山脚下的分水塘，

就是这种时代氛围中的一个。这个给群山包围着的小村庄，唯一的不同，就是在村后，陈家五开间一进宅子西侧，那一间多年未修的柴屋里，丝丝缕缕的灯光，从木制门扇的板缝里或者从稀疏的瓦楞间漏出，一直亮到黎明。从过了旧历年开始，一个夜晚连接一个夜晚，都是这样。只是因为山村过于平淡闭塞了，这柴屋也过于破旧了，这丝丝缕缕的灯光也过于微弱了，山民们怎么也无法将柴房里这一点灯光，和陈家老大，那位出过洋见过大世面的教书先生挂上钩。



陈望道 1920 年翻译
《共产党宣言》时照片

伴着灯光的，正是陈家老大陈参一，也就是陈望道。灯光，出自山村祖代相传的柏油灯灯盏。晕黄的一圈微微跳动的光亮，照着这个 29 岁的年轻人，照着他面前一块铺板搁成的“书桌”，照着一叠外文书籍，有薄薄的，也有厚如砖头的；有英文的，也有日文的，还有一迭中文的报刊。一本本都翻开，或卷或叠或插着书签，标明不时在使用它哪一页。灯光，自然更集中于砚台上那一泓润泽清香的墨汁和那一支狼毫小楷，以及狼毫小楷锋

芒所到的那一页稿纸。稿纸上，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在他紧握着的狼毫驱动下，一行行，慢慢地延伸延伸……随着夜的深沉，气温越来越低，他不断地拎起脚边的火笼，拿一支竹片，拨了拨火笼里越来越暗淡的炭火，然后将手搁在上面烘着。这也是他休息

的时刻，趁着这机会，他总是像检查有无疏漏或者检阅一下自己的进度似的，伸手拿过右侧那一叠已经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，而且总是从第一页翻起。在第一页的上端，赫然出现了这样五个方方正正的楷书，映得微弱的灯光倏地一亮：

共产党宣言

这是一部一问世便震动了旧世界的巨著。陈望道在这柴屋里做的，就是将它的全文翻译成为中文。他知道这项使命实在太重大太神圣了：同样是纸上文章，传播的却是照亮中华民族心灵的一把圣火，呼唤的是春暖华夏的一声惊雷；使用的同是一枝狼毫笔，但一勾一划，都是撕破整个旧世界黑幕的一道道闪电，于无声处聆听的却是埋葬旧世界的丧钟！之所以从喧腾的都市潜回到这小小的山村来翻译它，就是因为它和反动当局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他做得是这样谨慎。别看这个山村小得还不满百户人家，离开义乌县城又相隔数重山；别看他这个大知识分子从都市回到这里的行动十分秘密，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难免不被亲朋旧友得知，只有这间破旧不堪的柴房，才能使他从事这项工作获得安全。

他对于当局的野蛮、无耻与疯狂，认识得太深刻了。

他不仅仅是从理性上，更是从切身的血与火的经历中，感受到这种野蛮、无耻与疯狂的。并从血与火的洗礼中，深化了理性认识，使他感受到翻译这部著作是如此之重要，如此之迫切。正如急需一把烈火，将黑得撕不开的地狱之门焚毁。

初期，他和中国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，相信的是“实业救国”。清朝末年的政治腐败，社会凋敝，民生深深陷于穷困与愚昧中的黑沉沉如长夜的现实，使少年时代的陈望道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心愿：一定要用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来摆脱落后的一切。

16岁，他翻越出山岭，来到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。一年以后，便急匆匆地返回家乡。他自以为获得了救国图强的方法，这就是“要使国家强盛起来，首先要破除迷信启发民智”。他四处奔走，邀请合伙人开办村学，招募村里的儿童入学。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砸毁庙宇，拆除神像。所用的手段，有一些是相当原始的，比如，为图迅速和痛快，他将彩色颜料装进风干了的猪膀胱里，像喷水器，将颜料喷射到神像面目上，使神佛尊严扫地。他认为，这是在帮助落后愚昧的民众拆毁精神枷锁。

结果怎样呢？

村民们对他们恐惧了，一个个对他敬而远之。甚至有人指责他这种荒唐不轨之举，亵渎神明，给村民只能是制造灾难与祸祟。

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太简单了，知识太贫乏了。一年以后便重新走出了山村，来到府治所在地金华。对于这个只见过义乌小县城的山村青年来说，算是大开了眼界。但他仍然相信，要国家富强，只能走举办实业之路。要实业救国，必须学好数理化。他目标明确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。自然，眼界也随之扩大。他觉得金华所见所闻所得，还是有限的，要兴办实业，富国强民，非远赴科学技术发达的欧美去是得不到“真经”的。为此，他从金华来到了上海，先补习了一年英语，然后回到杭州之江大学进修一年英语和数学，为赴欧美作准备。可惜，限于经济等种种条件而没有如愿西行，只能求其次而转向东瀛之国日本。

日本，对于他，又是一个崭新的天地。在这里，他的思想产生了又一个大的飞跃，认识到要救国自强，光办实业是不够的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。这并非偶然。在1915年到1919年留日期

间，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沉重，又逢十月革命引发的世界性的政治思想上的大激荡，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，真正推到了寻求自救自救的十字路口。这时候，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、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、山川均等，并爱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，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：“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，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。”

辛亥革命也是社会革命，却失败了。应该进行怎样的“社会革命”才能成功？

陈望道的回答是清晰的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！

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。

那么，作为一个文化人，从哪儿入手才能有效地投入这场革命呢？

他选择了以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。他认为，“语言文字的使用，也就是正确地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，对于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是极其重要的。”就在与新文化运动潮流暗合的这一精神驱动下，迎着国内“五四运动”滚滚热流，他毅然返国，回到杭州，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。这所学校，可以说是当时南方新思想新潮流的发源地，鲁迅、沈钧儒、张宗祥、沈尹默、夏丏尊、李叔同、俞平伯、姜琦、叶绍钧、马叙伦、朱自清、刘大白等著名文化界人士，都先后在此校担任过教学工作。陈望道一到这里，即配合新派校长经亨颐，以学校作为阵地，热情地响应正在蓬勃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，改革办学方针，首创学生自治，职员专任；改革国文教授及学科制；反对旧文学、文言文，提倡新文学、白话文；反对封建专制，提倡自由平等；反对尊孔读经，蔑视孔教会等等。除了亲自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从事反日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以外，还出版国语丛书，传授

注音字母；在向师生出售当时国内著名的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星期评论》等进步报刊的同时，还在郑振铎主编的《时事新报》副刊“学灯”及《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》等报刊上撰写文章，如《扰乱与进化》、《因袭的进化与开辟的进化》等等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，解释扰乱与进化的关系，新旧战争的差异，从中表明对社会改革的设想，成为了促进当时社会改革的急先锋。

这自然被当时浙江封建顽固势力视为眼中钉，将他与夏丏尊、刘大白、李次九等三人一起，侮称为“四大金刚”，并蓄谋致他们于死地。双方对立之紧张，使一师的气氛，犹如一只火药桶，一触即发。

导火线终于出现了。

这便是发表于《浙江新潮》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，题为《非孝》，作者就是陈望道的得意学生施存统。题目的本身，就是一面鲜明的旗帜，是对孝道的否定，是大胆地“废孔”。中国历来是“以孝治天下”的，孝，是家庭与国体同构的内核。对于杀气腾腾的顽固派来说，这真是求之不得的“罪证”，自然也是最具反扑“号召力”的良机。因为，破总是意味着立。非孝废孔，自然是为了共产共妻。这便是他们煽动人们视听的逻辑。于是，一纸命令，很快送到了经亨颐校长的案头：从速撤职查办“四大金刚”！是“查”与“办”啊，对人便是对事，这两个字的后面，自然是对所谓“四大金刚”所有的改革举措一锅端。经亨颐坚决抵制。这一来，矛头转而直指校长先生：撤换一师校长经亨颐，改组学校！并密谋在寒假期间趁师生不在校的机会达到此目的。

消息泄漏，不胫而走。一师师生纷纷返校，本来让假期的冷清主宰的学校，顿时沸腾起来。观点无比鲜明：反对撤换经校长，坚决抵制新校长。并发出这样的誓言：“吾侪宁为玉碎，毋为

瓦全!”

这就是浙江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“留经运动”。

然而,这只是开头。

顽固派自然不甘认输。大批军警出动了。学校被包围。强令学生离校,声言要解散一师。军警亮出了刺刀,将学生逼到操场上。操场上一片号哭声。

在这关键的一刻,陈望道出现了。他毅然站到了学生中间,说:“我坚决和同学们站在一起!”

他这一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与军警展开面对面斗争的行为,大大鼓舞了学生们。有一位男生勇敢地冲到一名警官面前,怒斥道:“你们竟为了数十元公差费来摧残我们,我宁愿牺牲生命,以保全我的人格!”说罢,猛然夺过警官的指挥刀,朝自己的咽喉刺去。多亏一位体育老师及时猛扑上去夺过指挥刀,才使这名青年学生幸免于难。

陈望道感动不已,对军警厉声喝道:“你们看,学生们都给你们逼得要自杀了,你们还不赶快离开!难道真要在一师校园里制造流血惨案吗?”

凌云的正气,不能不使军警张皇失措,连连后退。

流血惨剧虽然没有发生,但由“留经运动”引发的“一师风潮”,却很快传遍全国。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师生奋起声援。上海的《民国日报》、《新闻日报》相继发表评论,对兴风作浪的浙江教育当局提出了严重警告。终于迫使浙江当局收回查办“四大金刚”撤换校长的成命。

“一师风潮”对陈望道的教育是深刻的,他的思想观念,被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,出现一个新的突破。他发现以往在一师的改革,只是宣传了文学革命,对于社会改革,不过触及一点皮毛

罢了。他认为，“所谓除旧布新，并不是不推自倒，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”，“单讲‘新’是不够的，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”。所以，他为自己改革社会制度树立起了一个更高的选择准绳。

这准绳，便是马克思主义。

而且，除了马克思主义，别无选择！

时代的更新都不是偶然发生的。这时候，中国社会需要彻底更新的骚动无处不存在。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。在上海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中，不乏有着为这个新时代的催生而充当一名普罗米修斯的人物。这就是希望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。自然，最为迫切的，就是将马、恩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全部译成中文。当时的戴季陶便是这样一个人物。他在日本的时候，一读到此书，就想从日文版转译成中文，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贫乏与平庸的中国文学修养，令他望而却步。这时候他已经成为上海《星期评论》的主编。他再次萌生此念，打算请人将其译出，在《星期评论》上连载，获得了《中国日报》主编邵力子的赞同。邵力子说，能承担此任者，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！于是，《星期评论》的一纸邀稿函飞到了陈望道手中，并随函附来了一本日本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对于陈望道来说，这一邀稿委托，无异是火星落进了干柴，把他早已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心愿唤醒了，把他的革命热情再次点燃了。他在日本留学时读过此书，深知此书的分量，这是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。他也知道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有不少有识之士企图译介它，但都是片断，比如还在南京读大学的张闻天等热血青年。

陈望道是这样重视这一使命，他认为，这不一个人或者是

一份杂志所交的工作，也不是一篇普通的约稿文章，而是时代的使命，历史的重任。他不仅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参阅，而且希望找到英文本相互对照。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英文版，满足了他这愿望。

这是神圣的使命。然而刚刚从“一师风潮”中走出来的他，更知道肩负这使命者所承担的政治风险。安全问题，就成为了不是他个人的问题。他选择了自己的故乡义乌西乡的分水塘村作为完成使命的地点。这是个处于崇山峻岭中的小山村，数十家白墙瓦屋，依仗山坡走势逐步自南向北呈梯状逐步建筑而上，呈斜坡状。四面环山，风景十分秀丽。他选择这里，除了山村的隐蔽性强和民风的纯朴以外，陈家的住屋也是相当安全的。他的祖父以制作靛青染料发家，在村北端最高处择地建立起五开间一进两厢房的楼屋，一个天井所采的光，使每间房子都是亮堂堂的。由一条蛮石铺成的狭弄与村子相通，出后门或偏门，便是梯田、山地与山坡。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村名，是因为村边的一口大水塘，仿佛是山坳里一个蓄洪排洪的小水库，一旦雨水过多，充沛的山洪，便能通过它分成两股向山外泄泻，一股向西北入浦江县；另一股向东南汇入义乌江，哺育乌伤儿女。

根据他家庭居住条件，供他住宿与工作的房间有的是。但他不愿让兄弟姐妹知道，更怕不期而至的亲友闯上门来，撞破他的秘密。他选择了大门西侧的这一间狭窄的柴房。按当地生活习惯，茅房和猪圈相连，设在居屋之内，而且为了给猪送饲料方便，都和厨房相邻。只有存贮柴草的房子，为求安全而设在了居屋外面。堆的都是柴草，一般不会被外人注意。他将这间多年失修墙上椽下网尘密布的柴屋清理出来，安排出一个写作的环境，便动手翻译。没有别的参考书，就是一部《英汉词典》和一部

《日汉词典》。他英日两种文本都细细琢磨，但主要是英文本。别说思想观点之新之深，也别说东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，就说词汇，无处不是见所未见的新名词、新术语。头一句，就是一只好大的“拦路虎”，东西方文化差异上的“拦路虎”：

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徘徊。”

“幽灵”，中国人指的是那些阴间不得超生的鬼魂，到处游荡“徘徊”，是为了寻找替死鬼。看看，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多远！他想用别的词来替代。他反复地翻阅中日词典、英汉字典，原意都是“幽灵”之意。“一个神灵”？“一道光影”？都不妥！绝对不妥，宣言是提倡唯物论，反对救世主的，除了直译“幽灵”……

他不断地抽烟，不断地喝茶，坐下翻参考书，站起徘徊，挖空心思，寻找一个一开头就吸引中国人，起码也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它、传播它的词。一天接一天，一夜连着一夜，最终还是采取“幽灵”加上注释的办法……

又是一个深夜。母亲悄悄地进来了。他知道，母亲这时候进来，总是过了三更天。这是一位慈祥、聪慧而又心地善良的女人，为陈家养育了五个儿女，望道是老大。她不知道老大在写什么文章，只知道是非常重要，重要到不能让她知道的事。即使告诉她，她也不懂，所以也不想问。每天三顿饭，总是做最好吃的亲自给他送进来。知道柴屋里冷，见儿子冷得不断地放下毛笔搓手，她便一天数次给他送来了火笼。铜的炭火冷却了，就拿一只旺旺的竹篮式的火笼来调换；竹篮式的炭火又冷却了，又换铜的……为了少打扰儿子，她特地给儿子用乌柏籽壳做炭火，耐燃，火力又旺。母亲这一刻进来，必是给他火笼里加上一大把乌柏籽壳，让火笼热到天明，同时轻轻地在他“桌”旁放上一碟麻糖，芝麻的，黑豆的，糯米的，这是过年时切的，以免他肚子饿着。

只有做完这一切，才能安心上床睡觉。

父亲，对于这个儿子，比母亲更为理解。这是乡里闻名的开明种田佬。开明到被人不理解以致背后嘲笑的程度：“为了供儿子到日本留学，竟变卖田产！笑倒哇！秀才举人的考试都废了哩，为了留学割掉了我们种田人的命根子，图个啥都不清楚，要不要笑倒？”可他知道，儿子正是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那个“斯人”。他不问，“儿子不说就不问”，这是他的原则，而且拿这原则关照他家所有的人。他能帮儿子的地方必尽力相帮。他到山上砍来柴草，一捆又一捆，紧捱柴房的外墙竖起，将柴房围得个严严实实，既堵严了灯光，又挡了山里夜晚的寒风。他知道儿子爱抽卷烟。可杭州带来的几天工夫便抽完了。山村买不到，他起大早到城里去买。只是一次，便给陈望道挡住了：爸爸，我爱抽黄烟（旱烟），和你一样抽黄烟！父亲马上明白了，儿子怕人家从买香烟当中发现秘密哩！于是他悄悄地给儿子买来最好的黄烟丝，并特地置了一支旱烟筒。

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。陈望道呕心沥血翻译的过程，也是他学习研究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，是他思想迅速升华的过程。

他开始用阶级分析来观察这个生他养他的中国，观察自己的阶级地位：

“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，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。”

“中间等级，即小工业家、小商人、手工业者、农民，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，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，以免于灭亡。所以，他们不是革命的，而是保守的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甚至是反动的，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。”

.....

他对共产党的性质、革命任务和目标,愈加清晰了:

“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:一方面,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,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;另一方面,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,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。”

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: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,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,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。”

.....

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日夜努力,四月初,译稿完成。他离开了分水塘,回到了杭州一师。为了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,用学校的石印机印了十数份,在《浙江新潮》社内秘密传阅。四月下旬,突然接到上海《星期评论》电报,邀请他去上海担任该刊编辑。他即携带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译稿和英、日两种版本的小册子赴沪,将译稿交给该刊负责人李汉俊,请他和陈独秀校阅,然后按计划在《星期评论》连载。

可是,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,编辑部举行紧急会议,决定《星期评论》停刊。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中译本,则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,并被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面世。

1920年8月,中文全译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终于出版发行。由陈独秀奔走后得以秘密成立的又新印刷所承印。印刷所的地址是在辣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成裕里12号。白报纸印刷,32开,共58页。印数一千册。首版封面的五分之一篇幅印的是马克思肖像。上端,是书名。译者署名为陈望道。扉页上除注明